楊文恪公文集

梅文穆公文集卷一下

序

綴算舉例序

予作綴算舉例蓋舉郭元二家法擇而錄之其間猶有未明者則附以管窺之見也曰綴算者用祖冲之名書之意曰舉例者就中推算一二以爲之凖則也嗚呼郭所及三分元所及九分其一則予之是編欲補焉者而不知果如何也然郭之三分經也元之九分有經有傳也予之一分則經傳之注脚也

星畧序

予嘗讀經書言星象如堯典日中星鳥詩維參與昴論語北辰居所月令日在營室以及史書熒惑守心之類以爲是亦儒者所當究知者暇日因取經史諸書所載星宿手自錄之分為經星緯星中星三類名曰星畧鄭樵氏謂飛元子不言休咎是深知天文者也予雖不能深知天文則亦不言休咎但恐舛訛特甚覽者幸為正焉

選注白沙詩序

深於白沙詩有選且注者有選之而不注者非不注也有不必注者有不能注者不必注而選之猶可也不能注而選之何居蓋迂僻之性徒知好之而其有餘不盡之妙殆未易以著語故雖不能注抑豈可緣此而廢吾選哉是則不注可也不選不可也詩古近体百八首因著其說于端

戴給事奏議序

戴君寶之在諫垣凡設有所言及既言之後卒未嘗以語人予嘗謂其於易得臣不家之戒君

歷官將八載當轉秩矣一日以所錄前後章疏示予曰為我序之將以藏之於家焉耳予始得而盡讀之其間有人之所不能言者有人之所不敢言者嗚呼士之學識超邁而於事体無所不通於是乎能言人之所不能者矣志慮忠純而於禍福有所不計於是乎敢言人之所不敢者矣為言官者必至於斯乃為克舉其職而國家始有所賴焉若是者非於戴君見之乎君博綜群籍文章俊健務希古作者持其身如氷玉尤砥礪名節其所論列扶陽抑陰此其關係

之[illegible]者至於格心養德其達白中之最為知所
本者哉君婺源舊族以進士選庶吉士授今官
號琳峯

古淡先生餘力集序

文章非學力非性能而篤好之弗克工也公卿
大夫達而在位得時行道方之山林之士窮居
杜門專務於此者不類如是而克工焉非性之
尤能而尤篤好之不至也秋官郎中李君充節
以其尊公古澹家宰先生所為詩文名餘力集
者視藥受而讀之作而嘆曰文宗昌黎河東賦

若詩規摹騷選盛唐要皆明白而峻潔從橫逆順信手拔之所向無不如意者也蓋先生以雄渾剛大之氣豪邁卓偉之才窮探傳取之力故其發於筆下者如此然先生甫壯登甲科筮仕內臺晚居冢宰自丁親艱外皆在仕途之日所謂達而在位得時行道而其詩文所造乃至是焉非性能而篤好之尤者哉充節方謀以刻諸梓且屬廉序之吾邑在宋仕至尚書而有文章者二公黃公疇若雷公宜中間嘗於事文類聚中見黃公所為禮部郎官廳記於縣乘中見雷

公所為水東驛記耳自餘詩文惜不多見豈當時集刻傳之未廣或不幸兵燹無人以重刻與二公之文自成一家而雷公師事清江張公洽得朱子緒論使其全集至今具在豈不足以廣吾鄉里後進矜式而又足以表見邑之多賢也哉以師廬陵楊公士奇謂豫章之豐城為江右文獻之邦二百年來熊天牖揭文安高文與學著在天下豈知熊揭以上猶不勝屈耶廉居常覩斗間劍氣蹴然避思顧其力之未暇無能於諸公之文使之散而復聚耳今允鄭北舉使異

時欲見先生之文者可以無恨而於一邑大有關焉豈獨繫其私家之傳而已耶先生與先人郎公為莫逆交明農以來月有燕集時鄉大夫數公率大耋上下而先生既以高爵臨之而黃亦莫先焉今也歸然達尊朝野搢紳士每過邑人必問先生安否而先生方且左書右圖朝披暮閱其壽與文之高吾不知其所至矣先生著述有史拟其君立大建明有政事略皆已傳布云

胡隱君夫婦榮壽序

武昌胡隱君本孚暨其配王當正德戊辰歲並七十其子椿是歲登進士第於詩遂弘開之時泥金帖至自京師於是士夫稱嘆以為其家之盛事謂之榮壽作為歌詩以美之椿之來為新昌也迎其父母以就養晨昏之禮未嘗以官事或廢故能移孝以為忠推親親之仁以及乎一邑期年而新昌甚治邇者以才謂春當道檄句稽南昌郡八邑帑藏凡奇羸出納之際簿書雖絕莫逃其明然卒歸于仁厚得大体其至于邑事事之暇以榮壽序見屬焉蓋事之不常有

而適相值而其意寔欲以彰其親之訓耳疇昔之歲椿以舉人家居私念明年春試而父母俱七十復在明年欲留不行以為膝前之娛隱君不許謂古人志於孝之大者初不在是且曰子得甲科而親當壽誕之辰不更榮乎椿不敢違即日拜別明年果得甲科如隱君所期此事之所以為異而隱君之所以勉其子者不當如是乎予聞隱君業儒而隱於醫持其說以惠人不少厭配亦甚有相道耄耋期頤理有可必壽之豈有涯耶矧有椿以為之　子推恩貤封事

旦夕榮也詎止懸耶雖然在人子之所以榮壽其親是道也豈一言可盡哉自今於所謂移孝為忠推親親之仁以及乎民益進進弗已焉則歷幾矣此固椿之志也而士夫之望亦在于此書以復之

半松詩集序

前翰林檢討　王府右長史范君廷和既卒其子某　持其所為詩一編謁予曰先人疾革時某　以著述泣而請命徐顧謂曰吾文不逮詩詩不逮名將存可也已而領之若此編者願先

生冀其為之序庚後有知先人者語畢為之悽然是忍不序也哉君資禀秀發七歲能為詩予生後君八年當補邑校生君在邑校知名已久自是歲試季課猶得與君相後先既而予持未成之學以出而不謂君之入仕年已五十矣丙辰之歲君以進士觀政兵部時北虜入貢　廷議將制其人馬多寡之數而難之不無依違兩可君憤憤草疏無慮數千言其間尊　國體料夷情有人所不敢道與不能道者時本兵之地忌人爭能遂深銜之君竟以此取困不得地以展

其才人多惜君而亦薄爲之者之深中狹量也然予益信君之學成仕晚而其識果超於人也既而君得檢討輔導　親藩方在　輦轂下每聞　朝政有闕即形論奏嘗以直言下詔獄

上方優容言者卒寬釋之及陞長史以迕貴近竟免官君既歸鄉里予猶縻祿仕途僅有筆札相往還耳意者他日得追逐于山巔水涯之間尚可尋杳山洛社遺事忽聞君且下世則後死者之落莫無望固其所也夫世之人豈無穹官峻爵勢位烜赫終始富貴者然選懊澌涊特祿

圖寵隱情惜巳自同寒蟬者往往而是是豈足道哉惟六居官事職不敢茍然見天下事稍不如意如有物在喉不吐不巳雖甚得禍有所不避者斯男子也予於君見之矣一時宦全者未嘗不竊笑君而抑豈知君之笑彼猶冷也哉君平生爲學不爲甚苦而優游厭飫恒自充足蓋未嘗見其窮年矻矻終朝把卷正自該博為人豪宕俊逸睥睨一世然流水行雲與物無競人亦莫窺其皂白也君 名兆祥號半拙世居豐城之上交大父再昌終官興今鄉先輩洪郎中

志謙嘗薦之父文盛有隱操號半古累贈至右長史君學得之家庭其詩出之甚易李清麗圓熟不犯斧鑿痕鉋根下品不敢仰視予非能詩者輒加妄論如此其為文則有奏議一卷君在時門人已為鋟之梓　其併藏之後必有賞音能取而一一評之者姑俟

泰和曾氏族譜序

泰和曾僉憲顯既修其家譜乃以手書遣其子邑庠生綸徵予為序歲丁酉春與僉憲連薦書右十五年僉憲官滁陽予官金陵限一江耳是

時書郵往來稍密至今十七八年宦游參差則鱗鴻杳絶矣忽辱惠教若不知其從何而墜也竊謂譜諜之學莫盛於魏晋夫既有所謂學必有一種稽攷之法雖歷數百世可知也而予不足以知此獨見近代歐蘇之譜往往不苟而愚樸之性尤好蘇譜以其世系不遠易得其真耳今觀僉憲之言曰曾氏在宋有曰崇朴自廬陵從泰和至應龍登咸淳進士元初弃官歸隱雲亭蕩原山應龍之子福可以釋氏學受知元明兵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司空其後不知所終族

人明道之子德寧復為應龍後更名祐可今
有八世皆祐可派也然則曾氏之源流可謂遠
矣夫人之有身皆自天地開闢以來傳至于今
非曾氏源流之獨遠也曾氏特知其源流之遠
耳知其源流之遠非由於子孫事詩書敦孝弟
奚以致是哉今曾氏又有吾僉憲以為之綱維
如此焉自是以往傳之後數十世昭穆不紊有
如一日可也僉事滁陽之政甚佳即其修譜一
事則其為政有本可知矣况其所樹立有未艾
者乎昔程子論合族之道多端予嘗自宗法譜

謀外撮其為類有四宗會法一也吉凶嫁娶相與為禮二也祭祀相及三也相為服四也請以是為魯氏告或者於修譜亦未必無所助云

豐水會飲序

古禮飲酒當夫主之獻賓賓之酢主及主之酬賓計其所飲賓止一爵主僅二爵蓋賓於主酬則不飲焉亦曰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耳然其洗盥升降之儀拜起揖讓之節何其繁也樂記所謂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是也曰百拜者非真有百拜也蓋

言其多也且當其獻酬肅然無言至旅乃語其后乃行無算爵又其后賓出乃奏南陔鄭注云陔之為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古人飲酒防閑沉湎如此后世不然方獻而語已呶呶未旅而爵已無算雖以司馬溫公之平生好禮至為真率會亦曰主人不勸客亦不辭自餘何望哉其則如晉人我醉欲眠如唐人家家扶醉則南陔之戒其廢久矣於戲安得及古人之時與之進退揖讓于其間如昌黎韓氏所云哉予嘗歎于鄉里會飲之際依倣古

禮一二行之殤猶末之餘也近日邑之會飲諸君欲予為序其事是會豪兄在焉予嘗喜其為文字之交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往往有之而又何俟乎予之言哉獨于古人飲酒之禮惜其未有舉而行者使予不得一觀夫郁郁之盛焉諸君其亦有意否乎禮者敬而已矣敬則為賢為聖皆不出此德業不勸而自勉過失不規而自無矣或謂古人獻酬之禮惟儀禮鄉飲酒為然他無所見正不知呂大臨有云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論語載鄉人飲酒亦措鄉人言之

即是而觀孰謂今之會飲不可行古鄉飲禮哉
諸君多隱者間有仕而歸者及輸粟為義官者
茲并其字行別號列于左而一以齒為序云

贈臨江吳太守序

吳君子旦以南京戶部郎中出守臨江纔朞年
耳予制中以接遘官要人間有儒生一二自臨
江至者試問子旦之政則皆曰規模類兩漢循
吏有古意焉往年子旦嘗以其所為先許公潛
年譜見惠可謂考究精詳収采具備矣始予於
許公知其氣節而已至是則有以知其淵源於

伊洛蓋讀其上理宗封事於正學術一條所論小程夫子傳泓甚的非其致力于此烏能然乎公嘗以秘閣脩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如奏造鐵斛輸納諸郡租稅寬恤人户　奏罷進賢酒稅　奏停催諸郡逋負　奏計畝納錢為無名之賦皆有大惠於民惜郡中舊志并弘治新志並失登載有以見編纂者之孤陋而去取之不公也況公江西之政著在宋史視年譜特有詳略耳后之修志豈果無秉直筆者哉　隆興入　國朝復改

南昌與臨江隣郡也宋與今異代相望也子旦其益修先許公之政哉即其四熹或亦此時之不能盡無者事嘗得由於己不必悉順于宸聰法惟取便於今奚必專泥乎古昔此固子旦之所以殫精盡心焉而御豈非予之所望哉異日修臨江之志當有公與公非大書特書者矣其益懋之哉鄉貢進士袁公衎過予復道子旦之所以為臨江且言異時嘗職知子旦居家孝友此其政之所本者因請予文以為贈故書此以贈之

曹母呂孺人受封序

御史曹君汝學巡按江西之明年其母呂氏受封為孺人盖 聖天子孝奉 兩宮尊上徽號覆覃恩以及臣下凡仕于 京朝者咸得封贈其親於是御史君之父諱綬乃有與子同官之贈而孺人則膺此封號焉御史君喜甚以親之受封伊川程子所謂事體又別者竊以先嚴見背之早既增風木之悲而孺人隔在潤州里第晨昏之闕不無將母之念間以語康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能自已者耳康聞孺人年今五十

洧一自其孀居以來凡十有八年于茲矣其所以堅析舟之節者雖在共姜無以過之至於篤三遷之教求之孟母何多讓焉故能成就令子為世鳳麟若御史君之臨吾江西也恵行如春威行如秋良善為親奸惡為仇而其所以為之本者清明峻潔表裏洞徹信乎稟賦之美而致用設施之超於人哉孺人有子如是豈非内教之明驗歟異時恭養京邸子宮益進母封益加當慶賀 兩宮翟茀以朝其為榮幸又何如耶然則御史君復何致其力哉吾知其亦惟

以盡孝于親之所不違與所不違者以盡忠于君而已矣念慈母之教早夜孳孳以師法孟氏而已矣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其在此而所以慰將毋之念而鮮風木之悲者又豈有加於是哉廉因述御史君之意為文以為孺人受封賀且以告其仲子傚其為伯氏時時遒達于戲綵之餘則為之仕者亦庶乎少安矣

贈遵慎張君考績序

豐城百餘年來無桴鼓之警豈非民勤稼穡士務詩書而致然歟自李唐遷治至今無城郭之

衛豈非后左江沠前無山澤他寇無從而來亦無從而止歟近年田野鄉村往往盜起焚燒略戮以至刼獄刼庫靡不有之又隣境相望萃爲盜區攻郡破邑視爲常事邑人當此復日夜虞他寇之至夫士習農業已不足恃而謂山谿之險果足恃乎用是當道者如侍御曾公僉憲使鄭公岳僉有築城之議而豐城則以遵愼張君爲才而屬之焉而二公者復相與謂曰斯邑也疲弊傷殘之餘時詘不可以舉贏也又縣治累子之地築城則壞廬舍遷居民民遭驅逐是盜

外又生一援矣且適者　詔音諄諄無非惜民財恤民力而已此在匠下尤所當体者不若姑於往来要害之處門焉於是張君捧檄於旬月之間凡門二十三　其門也亦如高城深池之門壯甚固甚箭樓女牆備甚值此充斥之時逾很乃啓方申鄉邑昔也人情洶洶今也賴以無恐真一邑之保障哉若備六載當考績邑之待次官劉某楊某求徵予文以為之贈予於建門一事甚德君非予一人之私也寔為通邑德君也遂為之言曰考績者考其所樹之功績也最

則陂廢則否古今之通例也今之居官惟取辦簿書期會以爲績近目前事耳何其近也有如君之建門門存則績存門存於百年而績亦存於百年何其遠也君之績其大者如此是足以爲難矣他而簿書期會匪君不能能之而不在所論也要之績異者此亦異諸公方欲毀廢除屬以得其安靖地方之方必有出格以薦君者君屢有捕盜功受諸司賞勞非一建門之外此其爲尤著者因併及之

贈員郎沈君序

政學無二道世俗訾儒望風曰迂及試之事果若人言是豈古之名為儒者如是哉然予嘗觀今之能善於政未有不善於學者也孰謂儒可槩訾耶寧州自唐宋以來為縣國朝因之近年始陞為州州之守更歷二人焉二人者首為葉君良貴繼為沈君景明良貴為政以嚴嚴而苛其宜沈君濟之以寬寬而得其宜譬之用藥焉大承氣附子理中皆中一時之寒熱者也若二人者豈非卓然良守歟哉昔包孝肅歐陽文忠先後知開封或嚴或寬各任所長然則古之人

門有行之者矣洸君嘗於前代名宦特修濂溪
書院作虛直堂以為退食之所此外作餘及軒
于虛直之左而聽事之堂則扁以平政焉曰餘
及取朱子語所以釋孔子仕優則學之義也曰
平政孟子言也曰虛直則周子之言先之以無
欲為要而漸至於明通公溥者也其以取法於
名宦莫有或之先者故尤屢致其意如此即是
而觀則君之學非所以為政而君之政非所以
行其學乎君假守四年當道上其治行于　朝
者數數今者　詔入為駕部員郎豈非公道之

有在歟將行予友袁進士伯仲徵文爲贈予每居鄉里輙嘆良守牧之難得聞道沈君事使人嘆羨不已沈君處之雲和人弘治乙丑進士距其領薦凡十有四年乃登科信老成而練達者也

贈銀臺李公序

近日　朝政一新凡臺省侍從之臣向爲權奸擠排以去者次第收用若通政司左叅議李公宗器其一也公之初既謫兩官出判饒州久之量移得僉江西憲令則以原官召用矣戒行有

已同寅諸公舉故事贈言而憲長鄭公汝華乃序之廉且曰公之子翰林編修夢弼同在擠排亭今亦復其舊矣夫自衣冠得禍以來以一邵言之不知其幾以天下言之又不知其幾至於一家父子俱於不免如李氏者殆亦無幾也然以一家父子而率取正於權奸則其家法家教從可知矣嘗觀之歷代奸人用事則斥逐一番君子引進一番小人正人用事則斥逐一番小人引進一番君子唐之李德裕牛僧孺其黨相爲勝負宋之熙豐元祐邪正迭爲消長可見要

之培植未幾而斲喪隨繼則國事亦漸去矣可
不愼哉我
天祖高皇帝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功而　聖
子　神孫至于　今上重光繼照固宜享
國億萬斯年之久然自正統以至于今中間歷
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君子小人之勝負消長變
矣而　國勢尊安若大山而四維之者寔由我
朝創業守成宏謨遠略高出唐宋萬萬也雖
然為臣子者當此之時豈可徒以拔茅彙時自
喜而於憂深思遠獨忽之哉在公固有以識此

矣公頃持憲有威望甚得体為一省計者又惜其去云

贈方伯麟洲楊公之雲南序

弘治間河决張秋　孝廟簡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繼而條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時四明楊公為山東按察副使謂事權分而財力竭績用弗成上疏極言乞取回興銳專任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宫闈為夷狄宜戒飭　后戚防禦邊患又謂臨清鎮守大監李與法當裁革行取畫工亦合停止　孝廟於公言雖從否居

半然心知其忠而與銳切齒誣公為妖言逮至
闕下繫錦衣獄臺諫交章論救得落職為長
沙同知由是天下皆知公之風節而直聲震一
時矣公居下僚益盡心民事久之以病歸臺諫
復交章薦公可用起為安慶知府又久之轉為
廣西右參政年來奸人用事仇視讜直於公竟
勒停致仕當其時公家致仕者先後凡三人公
之從父大理公參政公及公是已近者　主上
總攬權綱奸人伏誅乃以江西左參政復起公
下車月餘陞雲南右布政尋轉左同寅胡公惟

峻屬廉為文以贈其行廉初聞公將至江西以
為吾省之人之福今又轉而之他豈非他省之
人之福耶豈非吾省之不幸而他省之幸耶然
公歷仕　三朝近四十稔尚淹外藩古人積薪
之喻公之謂矣信於久屈之中此其時哉將見
公一柄用則為天下之福天下之幸以一省言
之雖不專以諸省言之則能咸矣河海潤于千
里固所望也公父尚書文懿公季父尚書碧川
公公皆受學焉一家自為師友最有淵源故公
發解南省並居魁選在長沙政暇則往來嶽麓

書院修纂遷恩賞於其間別搆一閣以庋書籍榜曰尊經要非俗吏所尚亦非俗吏所知若志仁公字別號麟洲其家世在 本朝視唐柳氏宋韓氏殆不相上下云

艾岡劉氏族譜序

豐城艾岡劉氏之譜凡再修矣一修于永樂中則諸節為之倡也今修于正德杪則諸宗為之倡也譜之世由艾岡以前始之以山閣以比頭里所以尋其源也由艾岡以後聯之以曹城以城頭山所以明其派也譜所以尊祖是宜有以

推其自譜所以收族是宜有以合其分夫祖吾身之一本也可厭遠乎哉族吾祖之萬殊也可厭繁乎哉然自艾岡言之其敘則其六世彥昭居士一人耳至于今吉凶慶弔毎集無慮五六百人何子孫之盛如此哉嘗聞程子有言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著衍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然則艾岡劉氏之族其亦以其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歟然謂劉氏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則天下之劉皆張王李趙矣其有

不然者何也無亦艾岡之初祖其德澤之深長所致也歟艾岡一派隱顯俱有人君諱全節秋官諱華甫太守則顯而尤著者也自是聯芳趾美世不乏人雖然近代作譜者有廬陵歐公有眉山蘇公劉氏之族之盛豈無有頡頏二公者出焉書此以俟

送謝明府之任沈丘序

上虞謝君文謨以戊辰進士假令豐城歲者政任沈丘廉豐城人也自君來任守制家居蒙承驂從者數矣承教者多矣於其別得無言乎第

非能言之人將何以達意耶矧君讀書多貫穿經史古今事皆能記識不忘在於書者君豈有不知而天下之事抑豈有出於書之外哉天下之事既不出于書而書又無所不讀此庶之所以難於為言也然君嘗與泉南蔡介夫遊介夫論學必曰靜坐曰虛靜此固出入先儒之說而其所以為此者豈無事哉然雖不為無事而亦極不多事不過欲澄定此心耳心何物哉斂之則不盈一掬放之事業則可以掀揭宇宙瀰滿天地心何物哉朱子有言心雖主乎一身而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心可不加澄定之功乎君之官予當與論政而乃諭心者以政不離乎學學不外乎心讀書亦不過明此心爾予也潦倒粗疏尚縻廩禄以走仕途每遇一事於持心甚覺費力亦欲相從於此學而媿未之能焉因君以憶吾介之因介夫之舊說而借以為君贈不識與君所聞於介夫者何如予亦迎官建業與沈丘相去大約一江耳書郵之往復尚可以再論也雖君不惜以得之介夫與所以自得者為我言之

鄭母魏孺人六十壽序

新喻尹鄭君信卿之母孺人魏氏今正德紀元丙寅歲壽屆六十八月望日其初度也先期信卿以書屬其二弟曰琮曰府學生珂必徵予文為壽以表著其母之賢德於是珂偕信卿素所厚善儀制主事王君資邁同造予寓而請焉信卿兄弟為親資邁為友予尚何辭而况於發揚令母之賢德足以為世勸者哉予聞鄭之先浙江平陽人魏之先山東昌邑人並自 國初占籍南都孺人甫笄歸鄭君景和歸二十二年而

景和謝世時信卿方成童餘猶呱呱也孺人惟以勤儉理其家撫其子以至有今日非賢而能之乎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以見婦人之大節風化之所由係也又曰為絺為綌薄汚薄澣以見莫大之業亦起於勤儉也然世固未有勤儉而不能守節未有守節而不能勤儉亦未有守節勤儉而不能興其家成其子也是理也古賢婦知敬姜輩皆能知之觀其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之言可見後世而能此或多天資之暗合耳人徒知信卿學成於師友取進士為能官

經恭慈之克家珂之有志以脩伯凡之業以為
諸子自能努力致而其有此賢母守節勤儉以為
之內教者未必盡知之也家人之辭曰利女貞
信乎女之貞所以家之利也歟清要之擢在信
卿特匪朝伊夕　鸞章寵萬龍與壽而並增於
孺人不卜而可知矣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六

序

贈左布政使劉公陞右副都御史致仕序

古禮七十致仕未至七十而必於求去此急流勇退者也後世士大夫功名之心盛又或溺於富貴焉年至而留戀徘徊已有之求其急流勇退者誠不多見也茲者左布政使劉公世熙年才六十有二一旦上疏乞歸其鄉所謂急流勇退非其人乎公疏若曰臣以成化乙未進士歷主事員外郎於南京歷僉事副使廉使於川蜀湖

貴歷左右布政使於陜右及今江西凡七官自入仕至今凡三十七年足跡將半天下矣知得而不知止知進而不知退　陛下將焉用之於是　上嘉其志　詔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致其事與論賢之且榮之以為近時所未有也故事有贈言適廉赴官過洪都憲使鄭公汝華暨諸公咸以見屬鄭公謂與公周旋仕途頗舊知公為按察官數興水利數平反大獄為布政使慎出納以絕奸欺緩征科以蘇窮困以至督吏诗次簿書分明向之宿弊浮議為之頓

息又謂公宅心仁恕慶寧精明操履尤端表禩
不享每轉一官必久而後得鄭公素慎許可况
公江西之政皆廉所知者哉昔韓退之送楊巨
源榮其為都少尹不絕其禄賢其能歸於其鄉
非如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者比公陵内臺
之長以去視都少尹為何如公之先汴人南宋
時徙家建康六世祖號鍾山為元平江路榷茶
提舉占籍長洲高祖德讓國初為沛縣教諭
曾祖仲輿以子鉉貴贈中書舍人世以學行相
承為姑蘇望族其視罷而僅有所歸與夫能歸

其鄉者又不足言矣公歸武雖揚巨源亦或讓焉至論急流勇退又巨源所無也

贈太守王君之任平涼序

三代而下稱治者漢唐而已漢之盛時有稱家給人足者唐之盛時有稱斗米三錢外户不閉者自後鮮有及之予嘗推原其故每拜郡守刺史必親見問且曰與我共治者其惟二千石乎此漢之宣帝也重親民之任特疏郡守之名于屏俯仰觀焉此唐之大宗也惟如此此所以州郡多循吏而天下皆治安也 國朝於郡守之

職四五十年以來非　京朝官非科道非部屬不輕以授科道非歷任之久部屬非積官至郎中不輕以授視漢唐之重郡守果有以異乎然則儷美漢唐之治豈不有望於今日乎否則為之郡守者其上負　天子不亦甚乎王君天章起家進士近擢平凉守蓋君以南京刑部廣東司郎中乃有是　命豈非以不輕授者而授之乎予每家居聞田野之間慘舒休戚一係於守令故每私論天下之治未始不以守令為急自王君之擢也予竊聽焉其同官於部若魏君喬

儀則曰王君其稱武同官於洞若胡君重器吳君德翼又皆曰王君其稱武予因三君之言而得其為人矣異時平凉之民有不家給人足與夫外户不閉如漢唐盛時者乎近歲民窮盜起勤連數郡　朝廷收重郡守之效蓋於王君之行卜之

戊辰同年序齒錄序

進士登科有錄其所從來遠矣同年序齒有錄其昉于近時乎登科錄公錄也序齒錄私錄也私錄以齒則公錄以爵可知矣有一甲二甲三

甲之名有六品七品八品之列豈非公錄以爵乎年苟未矣雖甲第在前必置之後也苟長矣雖品級在後必置之前也豈非私錄以齒乎要之齒德爵三者不能以偏廢也朝廷以爵矣而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天子有問焉則就其室齒何嘗不論乎鄉黨以齒矣而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爵何嘗不論乎今試公錄而觀之年之多寡載焉生之月日載焉齒亦寓乎其中也試私錄而觀之受職之隆殺載焉歷任之遷轉載焉爵亦寓乎其中也若德

則貫乎三者之間者也是三者有二其三者焉有三其三者焉二其三則無無德之爵無無德之齒三其三則爵省自爵齒自齒而德自德矣世大治則二其三大不治則三其三小康則二其三多而三其三少不治則二其三少而三其三多識者於此可以觀否泰升降之由矣正德戊辰進士宦　今上龍飛第一科也當既醉鳧鷖之盛值菁莪棫樸之時所謂二其三者殆無忝焉於是汝濟乃集為同年序齒錄刻之以傳而周君天成丗君欽采屬藻為序夫鼎科既為待

人之盛矣又豈不足為　朝廷賀耶雖然謂之同年不徒取於科第之同而已廉知諸君脩身必同道而相益事君必同道而相濟逆則師近代之䂓範上前爭論下殿不失和氣師君實景仁自期於同傳否則師二程橫渠師晦翁南軒相與講明乎此學于以化今而傳後焉斯為君子大同之道若昵昵焉以私其同年則　國家何賴哉世道何賴哉

大司徒質菴韓先生壽序

最若權奸用事大司徒質菴韓先生憤憤草疏

率廷臣伏　闕論之欲置之法未幾權奸愈肆
廷臣一綱打盡忠切齒於先生故先生始而勸
停中而被逮終而權奸伏誅乃　詔復原官以
致其事夫小人之讐君子方其兇燄熏天何所
不至而况於忠所切齒者哉然卒不敢毛髮加
害者豈非先生一代偉人名重朝野所謂鼎鐺
亦有耳乎東坡蘇氏嘗謂人之不畏虎者虎不
能噬以其氣足以盖之先生剛大之氣浩如江
河屹如山嶽何物虫蛆而敢犯之今也享其富
貴厲名于桑榆之景壽亦七十有二矣一日黄

門生君用成王君如皋謂天下之人引領先生
之起未嘗一日而忘蓋自其家居以來聞其體
力之康健知慮之精明雖壯年之人有所不逮
是皆得之寡欲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之所致宜
有以致岡陵之祝以俟綸綍之徵將再見其
柱石乎廊廟而雨露乎生靈也於是相與授簡
於庶亦以不肖無似嘗辱先生之愛耳考之宋
富弼文彥博皆以高年在位史臣謂國家隆盛
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
世信矣然則先生之壽益增而天下之人愈不

能釋者豈非亦以此哉我　朝成化間君鹽山
王公弘治間君三原王公亦以高年在位鹽山致
仕之年八十有四三原再起之年亦七十餘矣
先生西歸之後凡　兩京臣僚論薦之章何止
數十上　聖天子方將用三原故事以起先生
在先生義不當辭尚務展盡底蘊必至八十九
十而後循鹽山故事功成而身退焉則先生之
責始塞而天下之望始副矣熈昨過淅適先生
之子士賢判鄧嘉興得致其起居之問至　南
京先生之子士嘗來主刑部政未幾復領先生

懇答手札獎借末學尤為周當然則因二黄門以祝先生之壽豈非所願哉亦非徒祝先生之壽也祝先生之壽將以福乎斯世斯民也雖然豈廉與二黄門之意哉天下之人之意也

贈王太守之任惠州府序

惠州在嶺表有謂古成之第進士張宋卿魁南宮為南越倡其文物不下於他州者然此特昔之惠州也非今之惠州也今之惠州第進士魁南宮蓋不勝其多也他而民生之富物產之饒盛雖與中州之大郡角尚未知其孰先而孰後

也是則今之惠州又不但如昔之惠州而已也為是郡之守者不亦難其人乎邇者惠州守缺吏部於王君子舜疏名以請　御批可之王君嘗為壯縣令其經理民事也極多　徵為大理官其參駁刑名也愈熟畀以中州之大郡號為煩劇難治者使之尚未足以盡其底蘊而獨惠州也乎哉王君將行與之同年登進士者羅侍御子文以言見屬夫惠州為今日大郡復得循治大郡之具如王君者以為之守將見循良之政漸底于成言語文字之末於王君乎奚益哉

然[illegible]言為贈亦古之道也前代循吏史記傳五人前漢書傳六人後漢書傳十二人唐以下未暇數王君其以史漢諸人為師乎或謂漢多循吏類由久任如文帝時居官者或長子孫或以官為氏近代則不然然以　本朝言之猶及見成化弘治間郡守率淌九載而遷者不知近年間之郡守視成化弘治間何如也又不知一二年之郡守視前三四年間何如也廉謂郡守數易之弊終當變而王君循良之政終當成

夔州守王公松洲六十壽序

歲乙丑今王大理嘯時為舉人來從予游予每公退無所往還越數日惟大理一至至則相對靜坐或談經史一二移時別去越數日又復至如此以為常於是知其椿庭松洲公棄廣安守終母氏之養遂不復出者已六七載矣知公長子縣令時亦為舉人且因大理之酧篤脩謹德器早成知公之所以為教與世俗之所以為教者異自此未嘗不懷公也今辛未之冬公壽六十大理來告曰先生誠有意於家君願無靳一言予因為之言曰夫終養孝子令伯之孝也四十

致仕錢若水之高也二者在公既已有焉是足以壽其名于天地間矣而又何羨於區區百年二萬六千日哉矧有大理輩以為之子子賢而親之名益壽與夫親賢而自壽其名謂不在公父子間乎予不佞請以是為壽

後湖志序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冊于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 駕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 祖宗深謀遠慮灼見于此故 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不

然　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定之類何為而不之　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于其上由是而冊于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踰于此矣給事趙君惟賢来莅後湖謂湖中諸例甚多不有以彙之將至於散亂而不可收磨滅而不可考矣乃极力搜羅加詮次焉既成以後湖志名其編復徵藥序之夫　今制黄冊所載人丁事産二者其經也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者其緯也事產

著田賦輕重之數源流于禹貢九州厥田九等
厥賦亦九等之法也人丁著户口登耗之數權
輿于周禮三歲大比獻萬民之數于王之意也
然黄冊之田賦鄉有所分邑有所别殆不止于
纍九州而槩言之則密而詳矣黄冊必十年造
而民數照三歲之獻則簡而當矣豈非後出者
愈精乎熹弘治中濫職斯事自辛亥至癸丑日
月如流靡所建白尸素之餘惟時于波光萬頃
之間 仰羡 本朝版籍既極其善而藏之又
極其善以為助此一事亦是以見其高出千古

矣然則茲志之成所係豈小哉趙君合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傳臚在言路直諒持大體志凡五卷詩文附録一卷君之初意欲如司馬温公編通鑑例不収詩賦一主於嚴或謂是亦足以備湖中故實歟務于愽君雖不用以入正志然竟収之蓋取中云

程子粹言重刊序

此程子粹言廉嘗於今方伯張君克脩所見而假歸以讀其後長姪數領教邵武復以此書来寄視前所見殘缺多矣近者為君天宪再趣為

鄧武守政事之暇進庠校師生而語之曰學者五經四書之外若周程張朱之書須接續讀去孟吾道之傳自羲軒以至堯舜自堯舜以至孔子以至孟子自孟子以至於周程張朱四子之書固當與五經四書並也郡中故有程子粹言歷歲既久已非完書予將補而刻之如何師生皆應曰願受教未幾而工畢君以書來屬廉為之序竊謂　國家承平日久文教大興名山古家之藏復壁敝篋之有凡數百年未見之書往往次第而出何其盛哉語云珠玉無脛而至者

以人好之也庶於書籍亦云然使於道無所發明則有無等耳初何關於輕重也哉況於詖淫邪道紛然雜行則其為害當不小矣為淑人心端學術計者固當有所取舍通塞於其間也此書伊川程子之書也程子之書自作有易傳門人所記有語録而此則檃括語録而成之者也取語録與此書而比之固有間矣何者語録其口傳也取易傳與語録而比之亦有間矣何者易傳其手筆也然春秋成於孔子而論語成於弟子學者止讀春秋而不讀論語可乎論語後

有註疏之類成於後人學者止讀本文而不讀註疏可乎求程子之道於程子之書則於粹言豈可缺哉葛君嘉惠之意其在是矣猶有首簡載南軒一序謂此書乃龜山變語錄而文之獨朱子嘗謂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是也則又似指此書爲言矣今考之南軒集不見此序而朱子之說則朱子之語錄在焉頗以質之葛君君上虞人弘治丙辰進士嘗爲御史論奸權得危禍茲作鄞多惠愛評之者謂寬而有制皆稱其官

慶徐母詹孺人壽序

給舍徐君可大之母詹孺人今正德甲戌壽登六裦首夏之月再旬之二日其初度也可大之尊人冢齋公去世已久到官之初即迎孺人以就養茲者來自南都復　命闕下以稱慶期逼亟於旋轍相見旅邸語予以其意且備道孺人之賢為徐門女中之師予自識可大見其趨向之正涵養之深其毅然者不可得而親其溫然者不可得而疎實竊異之今聞其母之賢其業有所自哉乃次第其辭效三百篇體為之詩爰

致祝頌之意云

女婦之德一於靜專言咲不聞今亦有然有如

孺人孰曰匪賢

妻於庠士皆衣其夫為絺為綌不憚其劬徐毋

之賢近世或無

夫君見背依依諸兒總角幾何寀而弁兮以育

以婚卓哉毋儀

欲知毋教請觀其子黃門皂囊言直如矢世無

滂毋伊誰可擬

儉德隱士危言詩臣令妻壽毋寔維孺人遐算

無疆奚止百齡

文德五章章六句

鄉飲酒禮序

靡讀儀禮鄉飲酒篇因記伊川程夫子之言曰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節皆聖人隨時之義以是知古不必深泥也乃僭求其不大戾者而擬議焉第不知好禮之士以為何如耳

慶栗齋羅先生八十壽詩序

鄉邦有大耋之老而其德行道藝出處語嘿皆足為人師法則所以景仰而羨慕之者為何如

也若泰和栗齋羅先生其人也歲之首夏初吉
寔先生八十壽辰同省縉紳之在南都者各為
詩以賀之廉不為詩而為詩之序承衆委也先
生登以家學擢鄉科領教事回翔侯泮有胡瑗
經義治事齋之風持文衡網羅秀傑有陞龍
虎榜之譽進教國子有韓愈業精于勤行成于
思之功年始六十以三子者若孟必宰仲憲副
季銀臺之長相繼登科入仕遂解組而歸初以
孟封史官再以季封銀臺之貳天下之人聞而
榮之且高之先生平居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

衣未嘗失色於人如懦怯然至於義之不可雖萬夫之勇不能奪也蓋有德有學其爲教自家而國以身不以言所謂德行道藝出處語默足爲師法非歟然則今日之所以相率而賀之者寔景仰羨慕之心因是以發有不能已耳此諸詩之意也嘗攷之唐香山九老年八十以上者五人七十以上者四人今先生之年如此鄉之林下豈無相邀以續香山故事者爵姑未論若齒與德當不在白傅諸人後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哉併以及之又諸詩言外意也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